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三十四回 誤中誤認假為真

話說雷太爺差皂快去拿居二姑，去不多時，已拿到堂，跪下稟道：「居奉玉次女到。」太爺叫他上來，只聽一聲「吆喝」，居二姑嚇得魂不附體。太爺問：「你可是居奉玉親生女？」二姑道：「正是。」太爺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二姑滿面通紅，太爺一看：「你且起來走幾步與本府看。」二姑無奈，只得起來低頭走了幾步，又來跪下。雷太爺把二姑面容行動一看，笑道：「你的小名叫居二姑麼？」二姑道：「正是。」雷公低低說道：「喚你非為別事，只為殺人兇手，你可從實招來。」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免受刑法。」二姑嚇得魂飛魄散說：「小女子身居閨中，怎知殺人兇手？求青天太老爺開恩！」雷太爺說：「非是本府冤枉你，近日與誰有奸？從實招來。」叫左右看板子伺候，二姑一聽啞口無言，哭道：「爺爺冤枉，難招。」太爺說：「我看你小小年紀，兩邊與我夾起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就將二姑夾起，二姑死去復生，那居老心甚疼痛，求太爺饒他。太爺怒道：「與我打下去。」又問二姑招不招，那時二姑痛得指連心，叫道：「小女子願招。」說：「自從前月，小女子在門口閒看，見一騎馬少年郎君在馬上一絆，小女見了失聲一笑，不想那日三更時分，騎馬人從窗外跳進，手提利劍道：『小女子日間一笑是約我來。』小女子叫喊，那人把劍在平要殺，我小女子敵不過他，被他奸了。」太爺說：「叫甚名字？」二姑道：「他說是南門外李員外之子，名花馬李舉。」太爺說：「他來過幾次？」二姑道：「五次了。」雷太爺一想，心中頓然明白，必定李舉昨日又來奸他，見他大女夫妻少年，飲酒睡在一處，故當他另有姦夫，行兇殺了，將頭割去移害別人。且將李舉拿來自有分曉。原差火速去到南門外。太爺又問道：「李舉甚時候來？」二姑道：「俱是夜間來的。」又問：「甚麼時去？」二姑說：「五更便去。」太爺又叫居奉玉問道：「你既為凶吏，竟不知女大隨人。」居奉玉說，「小的自家疏於防範。」

且說皂隸來到李家門首說道：「你們在外，我自進去。」到了大廳問：「李員外可在家麼？」家人說：「在，請少坐。」不一時員外出來，差人說明緣故，太爺在堂等。員外送了幾兩銀子，差人說：「就是千兩黃金不敢收。」遂扯了李舉走出門外。

差人到了衙門上前去稟說，「李舉到。」雷公坐在上面望下一看，那李舉眉清目秀，不像殺人兇手，另有別情，問道：「可知罪麼？」李舉說：「奉公守法，不知所犯何罪？」太爺道：「你每晚仗劍強姦幼女，昨日又妒殺他大女、女婿，現有兇器還不知罪？」李舉一聽此言，如半空中一個雷響，叫到：「冤枉，小人身隨父母閉戶攻書，何曾有強姦婦人之事，行兇之禮？此言從何說起？」雷太爺道：「你也不須強辯，我與你一個對證。」

太爺道：「李舉也曾拿到，你去認明，不許冤害良人。」二姑走到李舉跟前，叫聲：「李舉害我好苦。」李舉抬頭大喝道：「你這失恥女子，好沒來由，我何曾認得你，有甚麼冤枉？平空扳害。」那二姑把李舉細細一看，嚇得往後一退，暗想道：好奇怪，那李舉卻有須，身體胖大，聲音大不相同，何曾有這眉清目秀，便是死也甘心。我此時受刑不過，若不是他，也要受刑了，追究我也顧不得喪心，非是我害你，我實無法了。

便跪下道：「太老爺正是他。」一口咬定不放，那雷太爺坐在上面，看見二姑將他一看，就煞眉頭沉吟半晌，方才說是他，其中必有隱情。問道：「是他不是他？不可冒認。」那居二姑此時不能改口，便道：「你不要賴了。」李舉說：「我今世實在認不得你姓名。」太爺道：「他住北門後街，就是李舉，佯裝不知之過。」李舉說：「他住北門，小人住南門，怎能黑夜來往？」太爺又問道：「二姑果然是他？」二姑道：「是他。」二姑此時明知不是他，一口咬定。雷太爺見李舉說來毫無干涉，二姑不肯改口，吩咐下監，明日再訊，金、居二家傷心不表。

再表鐵球山郝鸞等眾英雄，終日操兵演武，忽有嘍囉來報，有樁大買賣，正要稟大王，胡頭目不肯，小人們特報。大王焦灼，先把贓物取來，將胡頭目砍了。不一時打開贓物，忽見衣服內抖出物件，掉在地下，當的一響，不知甚麼東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